

A LITTLE PRINCESS

by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Translated by

Inez St. Germain

修
女
沈
久
曼
譯

月一
廿九
日四
存五
中
國十

目

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	-----	-----	-----	-----	-----	-----	-----	-----	-----	------	------	------	------	------	------	------	------	------

思樂	法文	愛蒙	辣題	貝克	金剛	金剛	在剛	墨爾	印度	阮德	隔壁	一個	墨爾	幻術	不速	正是	公主	安鄉
：：：：：：：：：：：：：：：：：：：：：：：：：：：：：：：：：：：：：：	：：：：：：：：：：：：：：：：：：：：：：：：：：：：：：：：：：：：：：	：：：：：：：：：：：：：：：：：：：：：：：：：：：：：：：：：：：：：：	：：：：：：：：：：：：：：：：：：：：：：：：：：：：：：：：：：：：：：	：：：：：：：：：：：：：：：：：：：：：：：：：：：：：：：：：：：：：：	：：：：：：：：：：：：：：：：：：：：：：：：：：：：：：：：：：：：：：	：：：：：：：：：：：：：：：：：：：：：：：：：：：：：：：：：：：：：：	：：：：：：：：：：：：：：：：：：：：：：：：：：：：：：：：：：：：：：	：：：：：：：：：：：：：：：：：：：：：：：：：：：：：：：：：：：：：：	：：：：：：：：：：：：：：：：：：：：：：：：：：：：：：：：：：：：：：	：：：：：：：：：：：：：：：：：：：：：：：：：：：：：：：：：：：：：：	：：：：：：：：：：：：：：：：：：：：：：：：：：：：：：：：：：：：：：	：：：：：：：：：：：：：：：：：：：：：：：：：：：：：：：：：：：：：：	：：：：：：：：：：：：：：：：：：：：：：：：：：：：：：：：：：：：：：	：：：：：：：：：：：：：：：：：：：：：：：：：：：：：：：：：：：：：：	：：：：：：：：：：：：：：：：：：：：：：：：：：：：：：：：：：：：：：	：：：：：：：：：：：：：：：：：：：：：：：：：：：：：：：：：：：：：：	：：：：：：：：：：：：：：：：：：：：：：：：：：：：：：：：：：：：：：	：：：：：：：：：：：：：：：：：：：：：：：：：：：：：：：：：：：：：：

插圖

我不做夢……是真的啊！

思樂同父親尋覓恩利：

思樂安靜的坐在課堂裡

孩子們趕快的包圍着恩樂……

恩樂坐在床上不哭而默想……

麻雀在平頂房屋上跳躍不停

名飲小姐推開了門……

對不起，猴子，你一定是不好看的啊

他們一同坐在大面前……

卷首

405 89 79 43 37 29 7 5

第一章 思樂

在一個寒冷的冬天，倫敦街上滿佈着黃色的霧，有一位奇異的小女兒顧思樂，年方七歲，同她的父親顧元帥坐在一輛轎車裏，緩緩的經過大街。

孩子坐在她父親身旁，她的神經十分敏捷，思想非常奇特，並且常有奇異的幻境在她的腦中顯現，現在她眼看着熙熙攘攘的人在車外來來去去。於是她就迴想到他們的行程。在不久以前同她的父親在天氣很熱的孟買地方，坐在一隻大船上，只看見天連水水連天的茫茫一片，現在又坐在車中經過這個不認識的街，她就對父親低聲問道：「這是那個地方——英國——麼？」

「就是那個地方到底我們到了啊！」

雖然她只有七歲，她覺着她的父親是憂愁的。在她生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在她孩提的時候；美麗；富有；享樂；唯有父親是她獨一的依靠。她知道父親是一位富人，但現在她不懂是什麼意思。在印度她住的是一所美麗的房子，奴僕成羣，他們叫她思樂小姐，她有很多的玩具。只有一件事在她心中擾亂，就是將來有一天要到那個地方去。

印度天氣是與小孩子們不很適合的，所以到了七八歲的時候，必須送到英國去念書。

她說：『好爸爸！我們到了，所以我只有順從。』父親聽了這樣老氣橫秋的話不覺破顏一笑。因他自己也是出於不得已，但他不要給思樂知道。現在是要離開他這愛女的時候，所以他抱住她，只有傷心而無話可說。

車停在一座粗陋的房子面前，在大門上刻着『名欽特選女子學校』的幾個字。

顧元帥說：『思樂，我們到了，』他們就下車叩門而進，那是一所器具完備的房屋，但佈置却很簡陋。思樂抬頭一看就說：『爸爸，我不歡喜這個地方。同時我想兵士們也不會歡喜到這樣的地方去打仗，除非是被壓迫的。』

顧元帥笑着說：『思樂啊，我再不要聽你這種滑稽突梯的話了，但是叫我怎樣呢？』

思樂說：『爸爸，為甚麼這樣的話能使你笑呢？』

顧元帥懷抱着她說：『因為你的話是很有興趣呢！』

這時有一位名欽小姐進來，她是一個頗長冷酷，粗俗不文的人，她

看見顧元帥同恩樂就會首報以一笑。因為她曾經聽見人家說顧元帥是一位富人，她就說：『你送這樣一位美麗的孩子到我的學堂裏，真是非常有幸。又聽說她是很聰敏的，一個聰敏的孩子在這個學堂裡，更使我歡欣了。』

恩樂站在那裏，她的眼睛看到名欽小姐使她有一種奇怪的印象：『爲甚麼她說我是美麗的。我知道我是不好看的，她不說老實話。』後來恩樂知道她同每一位學生的父母都是這樣說的。

顧元帥告訴名欽小姐，他要恩樂做一個特等的寄宿生。她要有一間美麗的臥室，一間休息室，一匹小馬，一部車子，還要一個女僕。總而言之，要使她可以隨心所欲，咄嗟立辦，一切可由我來償付。

顧元帥又含笑說道：『我爲她的教育倒沒有甚麼掛慮，她是一個書齋，她的進步太快，恐怕欲速則不達反傷了身體，你要想想法子使她離開那些書本，騎騎小馬，或玩玩洋娃娃。』

恩樂說：『爸爸，洋娃娃是很好玩的，恩利是我的好朋友。』
名欽小姐問道：『恩利是何人呢？』

顧元帥微笑着說：『恩樂；你可以告訴她。』
恩樂很莊重的說：『她是一個洋娃娃，我還沒有買着。但是我已經

替她起名叫恩利，我們現在就要出去購買。等到爸爸回去以後，她要做的我的朋友。我就可以與她談論爸爸的事。

名欽小姐諂媚的說：「多麼奇妙的孩子，多麼可愛的孩子啊。」

顧元帥擁抱了恩樂又說：「是的，她實在是可愛的。名欽小姐，請替我好好地監護她。」

當恩樂同她的父親住在旅館裡等待她父親回印度時他們每天總要出去購買許多東西，無論什麼，只要是她讚美的，她的父親就買給她，她的衣服是極其奢華的，在七歲的孩子中有這樣華貴服裝的可算是絕無僅有了。其中有絨的；有絲的；有細毛的。也有各種名貴的帽子，美麗的手套，各色的手帕，上等絲襪等等，不勝枚舉，店中老板想這孩子必定是一位別國的公主。

他們到過很多的店舖裏尋求恩利。恩樂說：「我要找一個不像是洋娃娃樣子的，我同她說話要她似乎懂得。他們看了許多大的，又看了許多小的，有的有衣服，也有的沒有衣服，可是都不中意。最後恩樂忽然說道：『爸爸，恩利在這裏。你看，她在這裏等我們呢？請快來！』」

恩樂就用雙手捧過來仔細一看，是個大的洋娃娃，有金色的頭髮，藍色的眼睛，於是他們就買了並且買了很多好看的小衣服。

幾天以後，恩樂進入學堂，因她的父親次日，即要回到印度。顧元帥告訴名欽小姐，保樂和歐浦兩位先生是這個小孩子的保護人。若是有甚麼需要，或要傳遞消息，都可以由他們兩人負責。說過這話，他就到恩樂的臥室裏去，他們緊抱着吻面而別。顧元帥登車起程，恩樂也不啼哭，只坐在她的房門口望，恩利置於旁邊。

名欽小姐這時派她的妹妹阿美去看這個小孩子在做甚麼。但她不肯開門，只聽見裏頭有一種清脆的聲音說道：「請勿擾我，我要獨自在這。」

阿美小姐是一個矮胖的女人，很怕她的姊姊名欽小姐。她回轉去驚奇的說道：「我未曾看見過這樣的小孩子，她關着門要獨自在內，並沒有甚麼離別的痛哭。」

名欽小姐說：「無聲在內那是很好，我開她的衣箱，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小孩子有這樣貴重的衣服，實在是太奢侈，真如同一位公主，但我想別人看了有這樣服裝的孩子在這裏，必定要提高學校的地位不少呢！」

* * * * *

第二章 法文課

次日恩樂進課堂的時候，每一個學生都注視着她，從十三歲的萊斐納到年纔四歲的辣題都知道關於她的事情，她們明明曉得她是名欽小姐。詩示的學生。當她的法籍女僕瑪赫德在房內開那新買來的衣箱時，適逢她的同學萊斐納經過，所有的東西一覽無遺。萊斐納於上課時用地理書遮着對哲西說：「那些箱子裝滿了特別好看的衣服，但是我的媽媽說小孩子必要穿樸素的纔好。」

哲西低着頭在書後面說道：「她穿絲襪子你看見麼。她的腳是太小，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小的腳啊。」萊斐納很瞭然的說：「是因她的鞋啊，我聽媽媽說，若是一個機巧的匠人製出來的靴鞋，無論甚麼人穿了，都可以覺得小巧美觀，我想她不是真好看。」哲西說：「她雖不是好看，但你若看她，就越看越要看。」

這時恩樂安靜的坐着。等人來告訴她應當作些甚麼。她的書桌是靠近名欽小姐的講台。雖然各人的眼光都集中她一人，但她却毫無懼怯，反而睜大了眼睛望着。並且很想明瞭那些學生在那裏想什麼。她們是否愛名欽小姐，她們是不是有父親和我一樣的。早晨同恩利談到她的父親

時說：『現在他是在海上，恩利！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有好看的眼睛，櫻桃的嘴巴，我極希望你和我說話。』她很快樂的說着，她想恩利能懂得。其時瑪赫德替她梳好了頭髮，又幫助她穿了一件藍色的衣服。她就拿了一本書又對恩利道：『我下去了，你可以念這本書。』她抬頭看見瑪赫德瞪着她，她就說：『我所想像的洋娃娃，是能做事的，但他不要我們知道。或者她實在能念書，能說話，能行走，惟在無人時他纔可以做哩！』

瑪赫德自言自語的說：『這實在是一位奇異的小孩子。』她把這些舉動告訴別的女僕，她又說她很愛那個小孩子。因她很有禮貌，雍容嫺雅，好像一位公主，所以她很喜歡這一位小主人。

恩樂坐在課堂裏，名欽小姐很莊嚴的敲着桌子高聲說道：『學生們我要介紹你們新來的一位學友。』攏總的小孩子都站起來。恩樂也應聲起立。名欽小姐繼續的說：『恩樂是從印度來的，相隔很遠，我希望你們要愛這一位弱小姐啊。』學生們俯着首，恩樂也俯首靜聽。等她說完了這幾句介紹的話，她們就坐下，名欽小姐拿着一本書說：『恩樂到這裡來。』恩樂趕快的跑到名欽小姐旁邊。名欽小姐自作聰明的說：『你的爸爸預約一個法國女僕為你使喚，我就斷定他要你學些法文啊。』

恩樂覺得這種武斷的話是拙劣的。她就回答說：「我想爸爸不過是想我愛她而已。」

名欽小姐冷笑著說：「隨便那個女僕都可以替你做事情，為什麼一定要用法國女僕呢？我想你的父親是決定要你學法文。」恩樂聽了這種話，忽然面孔漲得鮮紅。因為名欽小姐是一位嚴峻苛刻的人，「她完全認定恩樂是不懂法文。而恩樂却是面面顧到，她想若是反駁她太覺無禮。實在恩樂從小就用法文同她的父親說話，因她的母親是一位法國人，同時顧元帥又很愛法文，所以恩樂從小在家庭中就用法文講話。她這時只答：我實在不是因為學法文，但是……但是……」

名欽小姐不能說法文，但她不願人知道，所以她不要與這個孩子討論這件事。她說：「算了罷，不要再辯了，若是你以前沒有學過法文，你要開始學習，法文先生即刻就要來了，且把這本書拿去看看。」恩樂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打開那本書一看，真是使她啞然欲笑，而又怕失禮，所以她極力鎮定，因為這本法文書是幼稚蒙童所讀的。

名欽小姐看著她說：「可惜你不歡喜學法文。」

「我很歡喜，但是……」

「你不要說但是……只要聽命就是了。」

不多時有一位先生來了，是一位中年漂亮的法國人。他看到恩樂問道：「名欽小姐！這是一位新學生麼？」

名欽小姐說：「是的，他的父親顧元帥極想他學法文，但我覺得她是有偏見的。」

「法文先生說：好的很，我盼望她念了以後，能領略其中的興趣，做一個有始有終的人。」

恩樂站起來用法文告訴先生，她沒有在學堂裏念過法文，但是常在家中看些法文書，同父親用法文談話——現在請先生繼續的教授。」

這時名欽小姐從眼鏡框上面凝視着恩樂，法文先生對名欽小姐說：「啊，小姐，她不是要學法文，也是法國人。她的口音同法國人是一樣的。」名欽小姐對恩樂道：「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呢？」

恩樂說：「我 我想 這是我的錯。」

名欽小姐聽到恩樂的解釋，又聽見萊斐納同哲西用書本遮蓋了面孔吃吃的笑。此就發怒，敲着桌子說：「學生們請勿作聲。」從那個時候她覺得這個被她誇示的學生，足以增加她的怨恨。

*

*

*

*

*

第三章 愛蒙果

在次日的早晨，恩樂坐在名欽小姐的旁邊，她知道每一個學生都看到她，她正惹一個小孩子，年紀和她差不多，是一個矮胖而倔犟的孩子，她有金色的頭髮，暗淡而藍色的眼睛用絲帶束着她的兩條髮辮，她拿了一條髮辮在手裏咬那絲帶，另一隻手托着頰在桌上凝視那個新學生。當時她聽見恩樂同先生說法文。她立時滿面羞慚，眼睛裏充滿了眼淚，因此不能學習法文。

名欽小姐看她這種樣子，就嚴厲的說：「愛蒙果這種行為，成什麼體統呢？別咬辮帶，坐直。」萊斐幼同哲西匿笑她。愛蒙果的臉就一紅。恩樂看了就決定要做愛蒙果的朋友。因為幫助難難的人是她的本性。下班的時候恩樂尋覓了愛蒙果，攆着手坐在窗台上。她就問道：「你的名字叫甚麼呢？」

「我的名字叫愛蒙果。你呢？」

「我的名字叫顧恩樂。我歡喜你，愛蒙果好像是一個故事的名字啊。」

愛蒙果說：「我也歡喜你，因為你能說法文啊。」

恩樂又說：「我能說法文，因我素來有這個習慣，若是你歡喜，你也學習好了。」

愛蒙果搖着頭說：「不能的，我不聰明啊。」

恩樂看她愁容滿面，就換一個題目說：「你歡喜看恩利麼？」

「恩利是甚麼人呢？」

「你到我的房間裏去一看就知道。」於是她們就下了窗台聯袂而行

愛蒙果問道：「你有自己的休息室麼？」

恩樂道：「是的，爸爸要我有一間休息室，因為我遊戲的時候，歡喜表演故事給自己玩玩。我不歡喜別人來搗亂。」

愛蒙果驚異的說：「你能夠表演故事麼？」

恩樂說：「無論甚麼人都可以表演故事的。你沒有試驗過麼？」她們到了那個休息室，恩樂低聲說：「我們要慢慢的開門，或者我們能捉住她。」愛蒙果不知她要捉甚麼人。只得躡着腳跟隨恩樂進去。只見一個美麗的洋娃娃坐在椅子上。恩樂說：「啊呀，她已經回到她的座位了。」

愛蒙果看看恩樂又看看洋娃娃說：「她能走麼？」

恩樂說：「在我的想像中是可以的，你沒有假設過這樣的事麼？」
「我沒有假設過那樣的事，我也不懂這是一回甚麼事，請你告訴我
罷！」

恩樂說：「好，請坐。恩利，這是愛蒙。愛蒙果，這是恩利。你要抱抱她麼？」

愛蒙果說：「好極了，好極了，這恩利真是令人可愛的。」

恩樂就坐在地毯上講奇異的印度故事。正在講得高興的時候，忽然中止，垂頭在胸。愛蒙果疑惑她要哭，便問道：「你有痛苦麼？」

恩樂回答說：「是的，但不在我的身上，你愛你的父親在萬物之上麼？」

愛蒙果期期艾艾的說：「這這這是一個疑難的問題，我我難得看見他，因他常在書房裏看書。」

恩樂說：「我愛我萬物之上的父親，可是他回去了，因那個緣故，我有痛苦。」

這時她們聽了上課的鈴聲就站起來，臨走的時候，愛蒙果說：「蒙樂納同哲西是密友，我盼望你同我也做密友啊。你是聰明的，我是愚拙的，但我很愛你。」

「恩樂說：『我歡喜聽你說你愛我，我也愛你，我們必定要做個好朋友，我也要幫助你學法文啊！』」

第四章 辣題

假使恩樂不是個有常識的小孩子，決不能在「名欽特選女子學校」裏度那十年不平凡的生活，因她們待她好像是一位客人，名欽小姐雖然不愛恩樂，但她是一位世俗的人，她恐怕恩樂知道了她的心思，寫信去告訴父親，顧元帥有立刻命其退學的可能。所以她不讓別人看出來她不愛恩樂。恩樂受人的讚揚；稱許；寵愛；優待，但她毫不驕傲。她是兒童的朋友，所以小學生都愛她，常常在她的休息室裏請許多朋友來開茶話會。那些朋友也歡喜同恩利玩，在這些小學生中有一個特愛恩樂的就是四歲的孩子辣題。她的母親已經去世，她是一個強項恣縱的孩子；如果要甚麼而得不着時，她就要大哭不休。恩樂與她第一次來往是在一個早晨，恩樂偶然經過一個小室，聽見裏面有哭聲，名欽小姐在安慰那個發怒的小孩說：「你為甚麼哭呢？」

那孩子說：「哎 哎 哎 我沒有一個媽媽。」

又聽見阿美小姐說：『辣題，請不要哭。』

辣題越發哭得厲害：『哎 哎 哎 我沒有一個媽媽啊。』

名欽小姐又說：『是一個倔強的孩子，我要鞭打你。』

辣題仍是大哭不止，名欽小姐無法勸止只得捨之而去。室內僅留阿美小姐看守她，當名欽小姐走出的時候，看見思樂站在門外，她知道思樂已聽得她發怒的話，她却很從容的說：『啊思樂，你在這裡做甚麼？思樂說：『我知道在室內大哭的孩子是辣題：我想我可以安慰她，使她安靜，你可以讓我試一試麼？』

名欽小姐冷眼睨着思樂說：『你可以進去。』

思樂走進室裏看見辣題橫卧在地板上兩腳亂踢，大聲呼號。阿美小姐站在那裏呆如木雞，不知如何是好。這時思樂也不知道應當做些什麼，但她覺得多說話是無濟於事的。便低聲請求阿美小姐出去，讓她獨自在那裏。阿美小姐歎息着說：『啊，思樂，我從沒有見過這樣頑固的孩子。』

阿美小姐出去以後，思樂立刻站在那個孩子旁邊，也不說什麼，靜坐在地板上等着。

辣題經過相當時間之後，因沒有人對她說話，她就止住了哭，睜開